

深度思考

希腊公投
木板对木桶的要挟?

恐怕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整个世界在听到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将就欧盟拯救希腊方案举行公投时的错愕: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纠结于是否应该继续补希腊这个总也补不完的漏水木桶时,希腊却毫无愧色地当众宣称——我们还未必肯让你们来补呢。

所谓援助,就是让希腊赖账合法化

包括德、法在内的欧元区各国,实际上是抱着“必须补上木桶中最短一块木板”的心态,才排除歧见在10月27日咬牙通过债务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中的重要条款,不论减记私人所持希腊债务50%,还是增加原为4400亿欧元、经过几轮拖薪救火式纾困行动后已所剩无几的EFSD(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盘子”,都是在想方设法让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欧元区,又不至于把27国继续往深渊里拖。然而这一方案说穿了,是让希腊的违约、赖账行为合法化,对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盟稳定与成长公约》而言,不啻为莫大的讽刺。

希腊公投,可能吓跑国际施援者

然而帕潘德里欧的政治突袭,让欧盟遭遇了更大的尴尬:鉴于希腊国内反对紧缩和减赤的群众运动旷日持久,民调更显示60%的希腊人反对继续紧缩,公投的结果可想而知。帕潘德里欧此举,目的是对抗反对派压力,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微弱多数政权,因此公投前将在本月4日举行内阁信任投票。此前执政党泛希社运党的优势只有3席,如今1名执政党议员愤而退党,优势进一步缩小,届时将出现怎样的结果实在很难说。

希腊公投风波发出时,EFSD总裁雷格林正忙着说服亚太“阔佬”们给欧盟纾困基金注资,整个欧洲则陷入“终于得救”的亢奋,一些政治家甚至假定各国一定会出手援救,开始挑剔起“外援”的成色,喊出“不是欧盟有求于施援国,而是施援国有求于欧盟”的口号,借以抢占国内政治“制高点”。

希腊的突然袭击让这一切霎时变得十分滑稽可笑:在雷格林不断强调“把钱给我们很安全”,欧盟峰会却已替希腊赖掉50%债务之际,希腊自己偏又高声断喝“剩下的50%我们未必还”,“富豪”们恐怕更要赶紧捂紧口袋了。

希腊是木板,绑架了欧盟这个木桶

希腊宣布公投时,距G20峰会召开仅48小时,萨科齐、默克尔的心情可想而知,法媒报道称,前者恼火之余表示,希腊如果要公投,选择只有一个——不要继续留在欧盟。

问题在于,长达一年的纾困马拉松早已让希腊政客们看透了欧盟这个木桶:木桶固然可以绑架每一块木板,让它们彼此关联,承受左邻右舍的殃及而无可奈何;木板却未尝不能绑架整个木桶——既然不打算让水漏光,那你们就只有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地继续补下去,而木板却可以不时发出几声威胁,逼迫补桶匠赶紧多敲几下钉锤。

恼火归恼火,事到如今,解救希腊已成为萨科齐、默克尔们的政坛胜负手。他们不敢、不愿也不能就此作罢,正因如此,在痛骂希腊的同时,他们仍强调债务解决方案的有效。

据《中国日报》



希腊民众上街游行

即时反应

上周末,欧盟各国领导人终于就希腊救助方案达成一致,但希腊政府却突然宣布要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接受欧盟的救助方案。整个欧洲的金融市场都因希腊的这一举措而遭受重创。

希腊把枪顶到了欧盟头上

如公投否决欧盟援助恐引其他国家效仿

帕潘德里欧用枪指着欧盟的脑袋

恐慌和混乱的情绪也在希腊内部蔓延,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希望执政党和希腊人民能响应他的公投号召,但或许事与愿违。希腊执政党已有一名议员为此辞职,6名执政党高层官员则要求帕潘德里欧辞职。希腊反对党甚至要求提前举行选举,称宣布公投的决定危及到了该国欧盟成员国的地位。反对党领袖安东尼斯·萨马拉斯于11月1日公开表达了对帕潘德里欧的不满,认为他“将希腊的未来和在欧洲的位置推入危险的境地”。甚至有传言称,一场类似于1967年的军事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也许帕潘德里欧宣布举行公投只是为了从欧盟那拿到更多钱而耍的花招,因为他意识到欧盟害怕希腊债务违约,如果希腊违约,有可能导致整个欧元区崩溃。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就意味着帕潘德里欧用枪指着欧盟的脑袋,索要更多金钱。

希腊公投会引起效仿

问题在于,就算希腊政府能够举行公投,到底结果会如何目前仍不明了。

从雅典街头每天都有抗议景象来推断,希腊人对欧盟有着不小的反对情绪,并且越来越多的反对者们认为希腊是德国在欧洲独断专行的牺牲品,希腊被迫采取更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只是为了令德国满意。目前的希腊民意调查显示,约6成希腊人认为救助方案无法在公投中获得通过。

如果希腊公投否决救助方案、造成债务违约的话,希腊将脱离欧元区。这有可能引起另一场金融危机,欧洲的银行将濒临破产边缘,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承受强大压力的国家可能开始效仿希腊,脱离欧元区。

希腊从不在乎债务违约

希腊人真的打算否决救助计划,让他们的国家破产吗?别



纽约证交所的工作人员看着股票不停下跌

轻易排除这个可能性。

希腊人从不介意债务违约,希腊在1826年、1843年、1860年、1893年就曾违约过,世界上在债务违约方面表现得比希腊更差的国家只有两个——洪都拉斯和厄瓜多尔。

希腊与高度发达的北欧国家完全不同,希腊的工业规模很小,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贫困中。欧盟成员身份对希腊来说意味着对公共服务的大量投资和降低的利率。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利率基本上都超过10%,在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的利率降至了1.5%。

希腊把借来的钱挥霍掉了

加入欧盟使得希腊能以比过去少得多的利息借到更多资金,从此希腊政府显示出了令人吃惊的不负责任,借到的资金被大肆挥霍,其中大部分都用于希腊政府和由政府控制的企业。

希腊由政府控制的企业数量相当大,这些企业的员工享受着比其他人更高水平的生活。很

多希腊政府官员49岁就能退休,享有数量可观的退休金。希腊政府官员的未婚女儿能在其父亲去世后继承父亲的退休金,这一规定加剧了政府债务,也令这些女性推迟结婚年龄。腐败、浪费和管理不善在希腊蔓延,同时希腊对纳税要求宽松,纳税近似于一种自愿行为。

例如2010年,雅典的34名医生声称他们年收入少于9000英镑,而根据希腊政府的规定,他们能免于缴税。一名牙医上报自己的年收入仅为250英镑。

希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长期以来,受到举措失当的官员、欧盟慷慨援助、国外银行大量贷款的鼓励,希腊过着超出能力范围的日子。不管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希腊和欧盟都将会为这出闹剧付出代价。

如果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那么无尽的债务、危机、要挟、混乱的怪圈将持续上演。要摆脱这种困境没有捷径,希腊加入欧盟那天起就早为这一切埋下了伏笔。 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隔岸观火

英国前首相梅杰:
英国为什么拒绝欧元

欧元区危机原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而银行业的崩溃又加速了危机的到来,并使之愈演愈烈。这场危机不会在短时间里轻易解决。而到它解决的那一天,世界或将迎来一个与现在迥然不同的欧盟。

英国为何不加入欧元区

欧元区当前混乱局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糟糕的政治考虑压倒了理性的经济权衡上。我曾作为英国首相出席了马斯特里赫特会议。那次会提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在欧元诞生之前,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逐渐趋同,即各经济体的生产效率会大体上保持一致。那次会还设定了保障措施:各方商定,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后来,相关各方又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目的是确保各成员国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可是,当欧元区的11个创始成员国在1999年1月启动欧元时,上述审慎的先决条件被忽略了。

欧元诞生之后,部分南部国家在低利率的刺激下无节制地支出,积累起大量债务。这些国家的民众也是如此,而他们的政府则乐见经济繁荣提升自己的声望,对民众的挥霍无度未加制止。各国债务水平大幅攀升。这种状况本身就会导致危机,但2008年的金融崩溃加速了它的到来。

我们预见到了欧元区的结构性缺陷,没有让英国加入欧元区,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认为,未建立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具有很大风险,强大的北部经济体不太可能与南部经济体“趋同”(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之后)。我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反对理由:加入欧元区并废除英镑,将使英国政府丧失关键的政策选择。正因如此,我才在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决定不让英国加入欧元区。

欧元区很快陷入两难境地

对我们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威胁要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才获准不加入欧元区。我们的欧洲伙伴很不高兴。有些伙伴认为我们背信弃义:单一市场是英国倡议的,而他们对此给予了一致认可,并主张货币一体化是贸易一体化的必要条件。令他们愤愤不平的是,我们曾毫无保留地认同了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SEA)中的货币联盟理念,并在1998年指派英国央行行长协助德洛尔委员会审查该法案。但在欧元问题上,我们的利益和他们不同,这也导致我们彼此之间在政策上产生了分歧。这种情况可能很快还会发生,并带来意义深远的后果。

正如我预料,欧元区很快将陷入两难境地。政策制定者必须稳定住欧元区的银行,允许希腊违约,同时化解市场对于其他国家可能违约的担忧。在这方面达成共识至关重要,但只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欧元的缺陷仍未消除。强劲的德国经济依然没有摆脱单一货币,其他更为疲弱的经济体也是如此。德国在欧元区内积累起巨额的贸易顺差,其他国家则积累起同等规模的逆差。由于德国在欧元区内拥有大约30%的汇率优势,其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很可能持续下去。这种状况既不可取,又令人不安。

按理来说,南部国家可通过本币贬值获得竞争力,但它们现在却不能这样做,这些国家必须降低民众的生活水平,并实施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与此同时,工资水平必须下调,失业率将会上升,社会动荡将会加剧。这是一副猛药,欧洲国家恐怕承受不住。综合



英国前首相梅杰